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陶菴全集卷八

明 黃淳耀 撰

文補遺

與龔智淵書

春闈榜發我兄又遭擯斥則足之歎賢者不免然我輩
不朽原自有著力處科名得失不足撓高明慮也况時
局至斯弟雖倖邀連捷亦仍袖手無為俟臚唱應點畢

決計束裝歸里向海濱村落中尋塊乾淨土與二三同志讀書談道長為鄉人以沒世而已若使奔走長安趨蹌要路稱為某某入幕之賓某某薦舉之客無論素性不耐煩併非平昔切磨厚意也

此與下三篇俱朱桓觀
扈於龔開泰齋中得之

與龔智淵

時乙酉六月十六日

今早至南關見我兄區畫謹嚴井井有法所練鄉兵皆俯首承教當由賢昆季忠憤之氣實有以攝服之也而偷生敗節之徒輒哂為螳臂當車自斃身命噫讀孔孟

書成仁取義互期無負斯言而已若輩無知一任誚笑可也

又 乙酉六月二十九日

松陵消息甚惡舉義諸公盡血肉委地矣銀臺公訂於今晚設祭諒相見不遠當即在旦夕間與諸公晤於地下也

又 乙酉七月初二日

聞兵已過太倉漸逼葛隆鎮愁慘之氣城中四起鄉兵

金
關然欲散北門已有出走者我輩第靜以鎮之可耳此
刻將造銀臺公所明晨期與兄握手以畢此生師友相
知之誼

荅夏啟霖書

弟日來病痛乃是於人倫物則上有透不過處發念雖
真且正而求通不已遂成心病如值墻壁者然其弊與
膠滯聲色貨利者異趣而同歸信乎無真則妄不立真
者妄之媒也惟思善不思惡乃做工夫入手處思善未

誠流而為惡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自今晨懺悔前
過矢不復犯輔仁之益實資至友唯時賜雖劄使其不
淪於惡幸之幸也所參庸義大段精詣自半部以後尤
有風行雷動之氣清心細對則兄之浩氣直養汨汨乎
來吁可畏也其中小有商略處或在有意建立而語脈
不圓過求深微而間成穿鑿然亦百中之一無乖全美
且弟隔垣而望尤過無當唯不敢蓄之於心而不吐故
僭注行間或再一示研德可乎憶昨午晤對時兄謂應

試必不望富貴唯順風而呼以為行道之地則此意不能無也弟退思之資今日之科名以為行道決無是處化當世莫如公傳來世莫如書此又不待科名近代陳剝夫胡敬齋之流又何嘗藉科名耶兄應試自無妨且尊大人意也但勿贅此科名意乃大善耳殘冬尚有十

餘日有便相晤長冀謹言

此一篇得之毛純齋中

與侯廣成尺牘

碑文謹嚴雄整如程不識李光弼之兵後半為太史公

點睛則尤千年來未經拈破者不敢妄污佳槩輒述所見以復偶見呂后紀中襄平侯紀通索隱以為信子查

史漢諸侯年表皆云紀成子則信不侯無疑矣

以下文集補遺

俱得之秦藻齋中

序

寒谿詩草序

虞山王古臣先生以清詞麗句聞於吳中所至名山勝水僧窻驛壁可喜可愕之觀輒為詩若文以記之好事

家傳寫諷誦以為唐世陸魯望方玄英之流實能遺外
聲利玄對丘壑非夫跣履朱門以終南為捷徑者比也
往余嘗遊先生里中讀書虞山數聞古臣之名并見其
一二詩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今年古臣適以它事遇
膠余乃得交其人盡讀其前後篇什恍然如歷藤溪陟
烏目過破龍澗槃礴於古松流水之間巖岑峭蒨移人
情性甚矣古臣之詩之有得於山水也余昔年嘗經歷
阜客歲往返燕齊之間所遇可喜可愕之觀為不少矣

觸事感懷不能盡見之於詩詩成又不能如古臣之工
豈山水之遇詩人亦有幸不幸邪欣賞之餘因以余之
所愧者告之

葉念菴先生遺彙序

崇禎戊辰

世之好古辭者多薄時義不為夫時義之與古辭異者
邊幅爾若其苦心致力以參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
說涵澹深微不誣不游則雖龐然稱古辭者所得未嘗
或異焉陸務觀曰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也殘

章斷豪憤譏戲笑之詞皆足知之故時義小物也而為
之者之心氣浮實學問淺深可求而得也吾不及見念
菴先生間嘗取先生之文而讀之見其於古聖賢之旨
六經百家之說無之而不涵澹焉無之而不深微焉悚
然歎曰此非先生之文也先生之人也其人深故其文
抑之而興其人通故其文揚之而明其人寬故其文廓
之而大其人潔故其文澄之而清先生之於文可謂稟
厚而發遲志慤而得精者矣顧逢掖三十年九獻不售

卒之坎壈以歿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文者也今出先生之文以示人皆掩卷不欲觀或勉強卒讀皆以為文而已矣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人者也熙時曰知吾先子之文與人者一人焉趙定宇先生是已先生在南雍時拔吾先子於輩俗中敬之愛之每試必冠其曹伍其與吾先子書牘皆嚴重若先輩古道鬱然可觀也夫趙先生天下伉直使僅知先生以文其愛且敬之必不爾使先生文人也何至為趙先生所重若此故曰天下有

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趙先生之謂也先生遺橐無慮千百篇今熙時取其十三篇以行蓋皆晚年筆云讀是編者勿問為古辭勿問為時義亦視其苦心致力之處而已矣

徐宗題制義序

庚辰

嘉隆之間吾粵大宗伯徐公以文章政事名天下公之言曰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勦賊者遺其首尾又曰昌黎文不模史漢而得其精神又曰古於辭而

不古於意如夏畦之學漢語蓋其意以譏當世之鏤琢
言語自號秦漢者公與弇州為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
論斷斷不為之變弇州晚年頗好唐宋而不薄歸熙父
則亦自公發其端云嘗歎公以元老鉅人為世推重即
無文章已足不朽乃其矻陋起衰如此此徐氏之家學
所以闇而並章久而滋大也宗題於公為曾孫沈篤嗜
古壯思湧出嘗以數年下帷盡發其先世藏書讀之所
為制舉文上遡經訓下攬諸家旁貫橫陳高翔捷出模

範山海排夏雲霓洗削纖巧藻黼大章固已闐然升作
者之堂而齊其哉矣嗟夫宗題之才誠有大過人者然
豈可不謂之得於家學也哉昔陸務觀有言歐王蘇諸
公皆科舉之士彼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
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
望而識之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為黃琮蒼璧萬乘之寶
珉固不可復欺夫前世科舉之文與今科舉之文不同
而其繇科舉之文以進於古文則一也余故讀宗伯公

古文而知其珉玉之辨當在為舉子時今宗題於珉玉之辨精矣過此以往萬乘之寶將出矣會宗題刻其稿若干首問世余為序其淵源書之首簡

陳世祥寄弟小言序

壬午

吾邑文獻之族近必稱陳氏自潮陽公君陳先生以來子若孫俱有大聲於黌序曾孫世祥尤白眉也其人端雅平恕無年少才高之氣其文清深秀麗無襞積雕鏤之陋及門之士未有過之者今年八月同射策南都予

困塲屋久疇昔之飛揚跋扈銷鎔已盡而獨深望於世
祥之脫穎及擄出竟不如人意夫文豈真有利鈍哉鈍莫
予若而何以忽不鈍於此試世祥可以憬然而悟啞然
而笑矣仲冬之朔別予省親常山出所為寄弟小言者
乞弁語予讀而竒之彌恐世祥之不能無介介於懷也
遂相慰勞曰夫文豈真有利鈍羣千百人而摸索之幸
與不幸而已矣使幸則侈然以喜一不幸而即愀然以
悲斯其人之深淺為何如也願與吾子兩戒之吾與子

亦各求至其所未至而已矣夫文章學問之理譬諸行
遠世固有往返於三餐者然亦有歷千里而脂車秣馬
未敢輕言乎稅駕何者其各所期異也今吾子之所期
其規撫大略已足窺豹於此編而可無三月聚糧以極
其車轍馬跡之所至也哉子行矣升堂問寢之暇風雨
連牀兄弟自相師友待賈而深藏逢年而大獲吾知陳
氏累世之文獻於是乎益遠矣

雜著

尹伯衡先生詩集跋

蒙不知詩而喜言詩詩者持也古之人持此物以為訓
非取其廉纖綽約聊有風采而已將必有裨於世者而
後言之三代以後詩人之與風人合者晉淵明唐子美
自染翰為詩者無不置兩公口齒間乃數千年來學陶
者恒失之枯學杜者恒失之累求其神似者幾如咸池
之音不可復聞此無他古之人有所持今之人無所持
故也夫賢達之士竒情浩氣素菴畜於胸中仕則託功

名氣節以傳不仕則為詩若文以微自表見陶杜兩公
之詩大抵從窮入也有陶之挂冠乞食環堵蕭然而後
有其恬澹任真超絕六代之詩有杜之流離轉徙浮遊
避亂而後有其沉鬱頓挫跨壓三唐之詩豈獨陶杜而
已古之人皆然蓋窮則閒閒則多讀書多遊名山水交
天下幽憂沉廢之士凡國家之治亂人事之得失土風
物宜之瓌細皆逃覽而周知之故其為詩可興可觀確
然有以備一代之風雅嗟夫此豈世之淺淺者所得而

究與吾師伯衡先生工為制舉業稟經酌雅廿年揣摩亦既老於斲輪矣卒無知先生者先生亦不以不知故有所貶以逢世蒙於衆中覽察之魁閎寬通神宇落落信其中之所得深矣乃其無聊不平之意亦往往見之於詩詩多詠物擬古餘為誄贈凡若干首蒙卒讀之曰窮之益人甚矣哉使先生不窮或未暇為詩即詩亦未必其工至此也今擬古則逼古詠物則肖物政使陶杜復作何必去人有間哉獨惜先生之奇情浩氣僅僅以

胸中之萬卷目中之數子了之而語及於山水遊歷則
猶有歎焉夫山水者天地之真詩也向使奪陶公之廬
山杜老之巴蜀而求其詩如今日之所稱陶與杜者不
能也以兩公之所不能而先生當之此其窮有甚於古
人者矣雖然古之人不有積書以當卧遊者乎徐仲車
杜門不出而四方之事無不知者多讀書故也傳曰知
者樂水仁者樂山知仁之於山水豈必身至之而後為
樂也哉今先生之所與遊多緇流墨客一丘一壑者能

各出其詩鼓吹而陶咏之若其於古人之書則又深探
力取如悍將之窮追而未有已也其所持以立言者豈
小生世儒所能測邪耀也何知知先生之詩之甚有似
乎古人而已

題袁節母吳孺人霜哺篇

嗟予不逢兮適此亂離感感靡騁兮言歸故閭縱觀今
古兮俯仰興悲節義皎然兮厥志罔欺女子事人兮德
以為儀一與之齊兮終身以之念茲賢母兮不愧鬢眉

殺身何辭兮。嗟此兩免。泣血明心兮。白首為期。凡百君子兮。視此女師。

論

聖人之心與天為一

聖人之所以制天下者無私而已矣。聖人之所以能無私者法天而已矣。天下之變至無窮也。人之心至不可紀也。五方之俗異宜。五服之民異習。而各自以其心為不可已之心。積之既久而部居分焉。黨與衡焉。戰爭生

馬如火之燎於原不可撲滅如絲之亂而不可理如海波方怒而風擊之也及其既定而觀之則又皦然以明汰然以清夷然以平若此者蓋其人之天也聖人得其天而制之運之於巍巍之上措之於茫茫之中而天下之部居合黨與消戰爭解此豈有他謬巧哉以吾心之天合乎天下人心之天而已矣故曰聖人之心與天為一請究論之天者物之不為妄者也以其不為妄者析為四府則有春夏秋冬播為五行則有水火木金土而

統歸於一原則曰太極蓋仁之為春而義之為秋禮之為夏而智之為冬與信之為季夏也是人之五常與天之四府為一也貌之為木而言之為金視之為火而聽之為水與思之為土也是人之五事與天之五行為一也因是而肝應甲己心應丙辛脾應戊癸肺應乙庚腎應丁壬則人之五性即天之十干也又因是而好應申子怒應亥卯惡應寅午喜應巳酉樂應辰未哀應戌丑是人之六情即天之十二支也是故日月之盈縮朏朧

星行之飛凌歷亂萬有不同而太極不變則天亦不變而人之所以與天為一者亦不變太極者何也曰天之心也聖人居天之位執天之紀觀天之心自其紫極閒堂凝旒克纘以及班朝涖軍分田錫土之間自其前英後傑左輔右弼以及宦官宮妾侏儒優笑之際祇祇乎翼翼乎洪範之所陳丹書之所倣詩之言不顯無斁易之言惕若自強禮之言無為守正慮無不朝思而夕倣之乃劍戶牖以銘之也而後聖人始油然而得其心因

而得夫天下之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立一政焉不拂
人以從欲不違道以干譽曰此天理也用一人焉詢功
言而甄叙之度材質而高下之曰此天民也養一物焉
鳥獸之胎卵不敢不惜草木之陰陽不敢不時曰此天
物也刑賞無所私加曰此天命也天討也禮樂無所私
作曰此天叙也天和也凡聖人所為無一不推而本之
於天而天下之人亦藐藐焉如天帝之臨乎其上也意
諭色授則九服承流言傳號渙則萬里奔命不頓一戟

不折一絰不馳一辭不質一訟畏聖人之威如雷輓電
決仰聖人之德如日晶月明於是聖人之德上及飛鳥
下及淵魚無一物不獲其所而天下固已大治矣然則
太極者天之心乎聖人者其全體太極而為心者乎嗚
呼三代明辟無論矣漢莫盛於文景文帝寬仁恭儉而
僅得黃老清淨之遺景帝綜核嚴明而不無刑名深刻
之習跡其內治宮庭外修典物蓋亦駁乎多可議焉貞
觀之治追媿古烈而十漸不終論者致惜則皆以私意

累乎其心故也惟宋藝祖有言曰洞開重門如我心曲
稍有邪僻人皆見之斯則幾有類於知道者使稍加以
學漢唐諸君不足儷也吾於是重有感焉心猶矩也古
帝王之心則猶造矩而能用者也夫矩平之以正繩偃
之以望高覆之以測深卧之以知遠環之以為圓合之
以為方裁制萬物惟矩所為而已矣後世人主天資雖
美入聖不優自非聖信明達之臣者艾魁壘之士終日
陳天道而以仁義中正迪之終日稱天命而以水旱盜

賊戒之則雖欲正心其道無繇此猶曲木之不自正而聽命於槩括也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嗚呼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其不足以與乎格心之佐矣韓范諸人幾近而其道未醇也必也伯子之辨王霸乎必也元晦之論正心誠意乎彼二子者不得相位故雖欲格君之心其道亦無繇後有君子可以慨然而作矣

表

擬上念歲祲獄繁頒詔中外悉蠲十二年以前未完錢糧特諭輔臣會同三法司官清理淹禁務

稱好生至意羣臣謝表

崇禎十五年

伏以帝德罔愆啟殷憂於民瘼王心惟一履清問於時艱道惟約已以裕民心在勝殘而去殺石田茅屋乍見陽春棘木槐廳共騰嘉氣竊惟禹分九等作貢惟均周訓五刑亭疑不濫月要歲會先計有年無年之殊美里夏臺並懸重用輕用之典漢世之蠲除有二繇田租以

及賑貸吏不絕書高帝之約法惟三自盜賊以至殺傷
過此皆赦蓋當勞止之歲衾櫜且賜於朝廷况秉欽哉
之心獄岸敢苛乎雀鼠慨鹽鐵始於敬仲而祖其說者
酒酤茶漆無所不算亦無所不征洎督責本於李斯而
揚其波者宮墨劓黥有罪必加亦有加必酷起元朔迄
延熹得官多在於輸粟前崔實後劉頌議論間主於肉
刑海魚增三倍之租木鶴絕千聲之鼓入職貢者熊皮
鷗羽即珠飛窮海而必追隸刑官者茶苦脂凝雖錢有

雇山而因貸歷觀唐宋除陌間架青苗手實之文與凡
酷吏拂足捐雲突地死豬之法心乎痛矣涕既隕焉蓋
黃紙放而白紙收不禁品屋圍桑則以頭會繁而刑章
益峻赭衣多而畫衣少因之履貴鼻醜則以金贖重而
賦入滋艱不邁聖明何知民病茲蓋伏遇仁侲覆載道
協禹湯起藩卸入鈞陳二十而以德盛攬河魁握金鏡
千年而快河清嗣王業於千畝之間祈田祖而祀農皇
儉勤日著拔元慝於崇朝之頃清掖庭而肅盤水威武

彌尊重思昭代之興隆實繫本根之深厚高皇帝念民
疾苦始編賦役黃冊而升勺斗合皆自糧長以輸官倉
宣皇帝法天好生因讀立政周書而笞杖徒流皆責三
司以平冤濫蓋歲漕東南米粟四百萬水旱則蠲更定
大明律令六百條矜疑必赦是以農政脩而蠶繭被於
山谷馴致斷獄少而鵲巢依於貫城列聖以來淳風茂
矣惟天運承平既久暫焉穀貴人荒兼有司訓導不明
漸覺麇驚魚亂肩榆無粥家家掘蟄燕於寒山覆日有

益往往泣黃沙於虎穴楓天棗地之國鵠作面而較枯
嘉石園扉之旁盡化肝而猶憤名杜既遠于張不生遂
使百姓倒懸之悲壅於聞見則朝廷無繇而知朝廷子
惠之意格於奉行則百姓無繇而被驅蒼赤作雕題鑿
齒積怨愁為雉雠石言禱甚桑林歎深梧象用渙綸音
於薄海俾寬籌筭於大農除積欠斷自十二年以前軫
兵荒極於十三省之內繼降再三之敕并諮不二之臣
操丹筆者敬哉無令請室幽魂乞餘靈於渡蟻歎蒼鷹

者誰也務使海濱孝婦聞吉語於金雞聖意叮嚀人情
抃舞頓使河山千里之外龐眉鮐背盡同醜駭於一堂
天威咫尺之間棺絮歐刀立起煞灰於白骨若夏稅若
秋糧知百姓寄財如外府或剪除或減等知王者用法
如江河人無卜式之心詎譏平準獄罷臯陶之祭盡是
福堂臣等心存撫字意主明清讀孫樵驛壁之題知囊
有金錢卽是王民之蠹賊詠蘇軾獄中之什念魂飛湯
火重干天道之陰陽值茲大誥之重申竊以官箴而自

矢穀方秧節麥方弔旗民最苦青黃之不接頭有針董
足有刺剝囚敢言奏報之皆虛永惟周廩漢倉可無長
計以足國若彼鄭書晉鼎實則古人所不談政寧拙於
催科文勿深於析律庶幾撫摩瘡痍待疲甦生意之復
還亦或接踵循良為聖世太平之一助伏願軒圖廣炤
堯鏡增輝因已蠲推所未蠲雖尺帛束穗皆女織男耕
之所積因已赦思所不赦彼青巾白馬豈金科玉律之
所寬量其入而出可知穢厥魁而餘罔治將見蝗蝻不

敢為虐冷風清故歌樹桑納稼之休獬豸皆能觸邪潢
池綠林邀衅甲銷兵之樂

策

執事策士之首即以古帝王之術本於誠一者為問生
竊有感焉我皇上日旰求食未明求衣可謂誠矣拔去
大憝脩舉祖法京京焉思所以新美天下之風俗者十
五年於茲可謂一矣然而敵不靖寇不滅旱蝗洊臻道
殍彌望此皆天所以啟翼我皇上而底斯世於綦隆也

豈誠一未至之咎哉又豈誠一外別有操持而後可哉
蓋亦仍就執事所引臯陶之言知人安民者求之而已
矣知人者上自元寮下及州縣皆能擠掇而後可安民
者內自輦轂外及邊庭皆能扶持安全之而後可二者
相提而較則安民必本於知人不易之論也請言知人
之法古者三代盛王出則見三公六卿入則御綴衣虎
賁攜僕奄尹之屬無小無大皆朝夕遊處而後能知其
為人降至於漢去古已遠然而馮唐袁盎之徒皆郎官

小臣或得與人主直言曲譬如朋友然或參處深宮之間至斥言其嬪妾之可否而人主不以為忌其臣不自以為嫌故宮中府中咸若一體耳目不壅而政事疏通也孝武失德頗多乃其知人之明獨絕千古者亦以霍光日磾諸大臣皆取諸周盧環衛之間也自時厥後若唐太宗於房杜王魏諸臣皆一二評騭深中其隱諸臣亦釋然服之雖太宗之天賦英敏哉亦其君臣之間相與無間而後至此也我皇上聖明首出同符三代不可

以文帝太宗為喻生請以祖法言之始置中書省名許
元胡翰日會食其中翰講治道非聖祖之所以禮者儒
乎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曰備顧問非聖祖之所以親
法從乎州縣所貢孝廉人材皆得引見長吏以治行稱
者召見獎勵賜坐宴而後遣非聖祖之所以接遠臣乎
生故以為欲盡誠一之義必極知人之明欲極知人之
明必通下濟之義公卿府部各對平臺綸音傳諭未已
也必朝夕繼見以詢之州縣小吏卓異奏聞天章褒慰

未已也必臨軒清問以察之務使人材賢否邪正之故無不明中外纖悉隱微之情無不達然後本任官稽成之法設移風易俗之條推之輦轂則輦轂清推之九邊則九邊靖矣是知知人者安民之本也知人安民者治天下之本也誠者誠此者也一者一此者也若夫玩心神明涵養聖敬則有典謨所載與夫二祖列宗之心法煌煌矣

夏后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賞罰者礪世之砥

石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王無以為治雖然懸賞
罰以為權而以精神加厲其間則董江都所謂琴瑟不
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倘亦可參用其意乎今天下之精
華稍竭矣求之以足國裕民而鑄山煮海泄盈劑虛者
未之有也求之以竒謀異勇而飛蒼走黃押陰闔陽者
未之見也章服不可謂不榮也蕭斧不可謂不凜也然
而蕭然如病者之未愈矻矻然如芒刃之頓而不行者
何也生竊以為足國裕民之無人者士溺於科目之習所

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竒謀異勇之不出者士拘於資格之說始以是求之旋以是因之也馬端臨有言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則磨勘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則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今使漢桑孔唐劉晏曰操三寸柔翰剝緝拾一旦處之以大農莞之以國賦其能精思熟計如曩昔乎必不能矣今使謀若孫吳勇如黥彭俯首弭耳奔走諸大吏前稱門下廝役其能安然而為之乎吾又知其

不能矣國初三途並用其最重者薦辟與鄉貢次乃及於科目其有茂才異等曉習兵農禮樂天文地理河渠律歷兵陣壬竒諸科者皆不繇場屋一出即為臺閣妙選方面大臣若國初用師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而以文大臣總督參贊其勇智足仗者雖拔起行間亦未嘗鄙之為粗人目之為噲伍也故其時豪傑有義之士既得專意於實學而纖利小才亦超然思所以自見蓋文士之鮮實學也自輕鄉貢罷薦辟而獨崇科目始也

謀勇者之不樂自見也自痛抑武弁始也近則薦辟之法稍施行矣而州里不勸駕舉主不連坐邊隅多事日增武臣而其求之也不精制之也多方古之推轂而命者不如是也誠復國初鄉貢之法責成學臣務重實學不獨以觚槩從事士之華實相副者年書月考學成而貢之朝勿拘限年之例而於薦辟至者稍為隆重其文重之則吾之責之也深而舉主亦甘受不稱之罰士之足國裕民者出矣武弁則開以丹青之信誓以茅土之

言有能滅寇平賊者朝廷不中制文墨吏不掣肘但用
唐世以裴度督李愬之法節制遙聽於度而兵機進止
一斷於愬彼才氣既伸而飛揚跋扈之心亦不得作也
士之竒謀異勇者出矣夫有燕昭之金臺而何患無樂
毅有漢王之拜大將而何患無淮陰苟行此而竒士不
出盜寇不平則許綰有言臣請以臣首為徇

明道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物亦必有濟語吏治於
今日蓋其亟也吏治不越威愛兩端然威愛豈雜用之

術並施之方哉古者國僑治鄭有火烈之言董安於理
晉陽有峭澗之論黃霸治潁川實以精密行其慈惠孔
明治蜀亦云法行而後知恩然則內以愛為本而外以
威濟之始以威為導而終以愛拊之吏治止是而已漢
之六條唐之四善所以制官方也不可舉而施乎宋璟
之爭限年陸贄之議七患所以正銓選也不可擇而避
乎卓茂之自密令入為廷臣黃霸之自潁川入為丞相
所以優守令之叙也今豈無循良乎唐太宗書刺史縣

令之名於屏風宋仁宗之牘記其名臨辭陞見所以嚴
守令之課也今豈有異術乎生竊以為今日吏治之弊
在考察太寬遷代太亟牽制太多督責太嚴祖制設撫
按官巡行州縣考察守令舉其循良清白者劾其貪酷
罷軟者又諭吏部考察賢否以牧愛宜民者為最撫按
官所舉不稱一體論劾今皆不能舉其實矣所謂考察
太寬也先臣周忱繇長史徑陞侍郎陸瑜繇布政徑陞
尚書此皆嘉以布聞就加官秩久於其任然後責成今

則近在三年遠歷再考輒得美官以去吏視州縣如傳舍耳所謂遷代太亟也等守令而上之有二司等二司而上之有撫按奔走伺候惟恐不力跪拜造請惟恐不虔昔人喻之衆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所謂牽制太多也軍興以來催科辦者為能吏轉輸緩者為棄材如祖制所頒祀神恤孤學校諸科皆廢而不舉非其不能實不暇也所謂督責太嚴也誠能申救考功振刷風紀以救考察之弊壘書慰勞增秩紀功以救遷代之弊

慎選方面大臣具報所行所禁以救牽制之弊旁諮地方水旱量議所征所貸以救督責之弊吏治其有鳩乎抑有說焉吏之威愛皆本於廉廉則不可以不養也古太守祿二千石縣令祿六百石今守令之祿財及古者四之一耳彼內顧父母妻子之養無以為資而退循其耳目口體之際儼然也禮俗之酬應迫之上官之苞苴迫之交游親黨之邪說迫之則其勢不得勉而為善生竊以為國家宜嚴汰冗員稍節水衡工役及燕賞織造

諸不急之費而以其所節者量加守令之祿以養其廉
至於奉事上官送往迎來者有禁竿牘遊說之屬有禁
私買利田宅盈千畝者有禁而又嚴高皇帝犯贖謫戍
之罰則吏治之興日可俟也生請歌羔羊矣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奉上德意勸農課桑使旱澇有
備而百姓給足者守令之事也兼權熟計與周官九式
九賦相出入者非守令之事而廟堂之事也今天下豈
憂財少哉患所以耗之耗財之患莫大於兵國初九邊

糧餉多資鹽引屯田不全藉輓輸也萬曆中九邊始藉
京運增至二百餘萬當時已苦其多今自兵寇交訌以
來遼餉勦餉歲增不已新舊幾二千萬兩計額已十
倍於萬曆時國初無論矣敵人闌入或曰將少也則增
督增撫增都督增參謀贊畫增副總兵參遊以下諸員
不知其計也流賊公行或曰兵少也則增兵二十萬而
文武諸臣之在行間者名募家丁挂名幕府不知其計
也竭生民之膏血歲輸九邊適以克債帥之囊飽乾沒

之腹而國計於是乎大病夫金穀相輸猶血脈也日流於身故無疾一或壅之而癰疽生焉疾病作焉今則其壅之之時也雖使守令日措措焉以勸農為職其富至於土等黃金谷量牛馬而兵日益加餉日益增則亦拱手圍視末如之何已矣雖曰增兵增將者亦曰顧事體何如不當惜財耳生觀古者大將握兵於外獨出獨入始能成功高仙芝封嘗清之兵敗於中使督戰李臨淮郭汾陽之兵敗於節度不一是將宜擇而不宜多也勾

踐伐吳信陵救趙皆下令三日汰其瘠弱思歸者過半
曲端之對張德遠亦曰見兵四十萬人必斬二十萬人
乃可用也是兵宜擇而不宜多也夫兵與將本不宜多
而況重之以冗祿浮餉使中國蕭然繁費哉今宜嚴擇
將精練兵汰軍中不必設之官以減冗祿汰軍中不必
用之卒以省浮餉則民力寬矣然後師充國孔明羊祜
杜預韓重華李抱真之成法以屯田變葉淇之折色以
中鹽通宋元以來交子會子之意以制錢鈔採晁錯募

民入粟塞下之論以通開納則有司之事次第舉行可也雖然四者之中開納亦弊法也不足則行之有餘則直罷之而已矣

事固有若不相繫而實相繫者詩頌衛文而曰秉心塞淵駮牝三千頌美魯僖而曰思無邪思馬斯減夫思之無邪心之塞淵本於幾微而駮牝從焉而馬減焉此皆有深意至理可繹思也故馬政有得失而世之古今吏之勤惰兵之強弱皆在乎此矣生請略言前代馬政以

復明問可乎漢之馬盛於文帝而耗於武帝蓋文帝時
馬養於官又養於內郡又養於邊塞至武帝侈心好大
青去病窮追幕南士馬恒耗十之六雖其時匿馬之罰
甚峻大宛之使益出而於馬政無補也是漢之失不在
於求馬之不勤也唐之馬盛於貞觀至麟德而耗於開
元蓋唐興養馬於監牧又養馬於飛龍殿張萬歲實能
其職至玄宗倦於政事安史禍生而苑監之馬皆沒雖
前有王毛仲善牧養後與突厥吐蕃互市而於馬政無

補也是唐之失不在於牧馬之無人也宋之馬盛於治平而耗於熙寧蓋其初市馬於邊而於河東京西宜馬之地興置監牧至安石散國馬於編戶賦監苑於民間民病而馬亦大耗雖文彥博力爭新法於前李綱申復舊制於後而於馬政無補也是宋之失不在於議保馬者之無正論也我國家建監設苑馬事至詳說者謂兩京河南山東牧於民即宋之保馬山陝遼東牧於官即唐之監牧然在邊者病其無實而在民者苦其有害近則

春秋二運折色之弊既行西北二邊和市之路并絕京師三大營所需馬三萬匹而倒死兌補之餘嘗不盈數千九邊各鎮所需馬四百餘萬罔寺折色嘗苦其不繼也為今之計如清察草場之侵占者優卹馬戶之窮苦者隴右岐豳宜勘實牧地廣行字畜養馬丁田宜悉徵租金以召牧圉而又重罔寺之權慎牧鄉之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此皆大略也生則以為兵不強馬政不可得而復也三大營之兵不強各鎮之兵不可得而強

也漢初天子不能具淳駟唐初止得突厥馬三千隋馬三千耳而馬卒蕃息豈非南北軍與府兵為之根本乎若今日京營之兵不強雖渥洼汗血之駒驪驪一骨之駿將安用之且夫制蹂躪之邊庭當用古偏箱車搜深山之流賊當用步兵登海防邊楚蜀上流防寇當用舟師此皆與馬政相維持者譬諸一髮牽而衆髮隨動未有馬政獨強者也聖明在上行將內清銅馬外服屠者生且言其進於此者而造父非子之事不暇以詳焉



陶菴全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菴全集卷

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黃 冕

謄錄監生臣王光宁

欽定四庫全書

陶菴全集卷九

明 黃淳耀 撰

擬古樂府

狡兔窟

責馮驩也驩為孟嘗君營三窟以自固於齊其
後孟嘗君相魏遂與燕共伐破齊

長缺歸來債畢收一窟已鑿二窟留長缺歸來重結期

齊王不寐君高枕嗟汝窟成傷汝國他年兔葬元無窟
君不見趙城有客賣漿徒慷慨勸君歸舊都古來孤死
猶丘首兔窟信信皆國狗

易水行

謂荆軻也軻欲生劫秦王得約契以報太子謬
矣

函谷關開五國走督亢圖中一匕首樂生久去丹金臺
縱殺秦王誰與守危冠壯髮車中去死灰之人見天意

劍光飛去白雲高不敵咸陽祖龍氣吁嗟乎趙城楚地
詐已多餒虎反肉世有無欲持約契歸燕都惜哉豈止
劍術疎

曹相國

譏曹參也參為相國不能興禮立樂

相君暇豫何吾吾後園吏舍聞歌呼咄嗟吏人相曉無
相君亦是高陽徒戚姬春如意死縣官宮中醉不起老
雉橫飛十步裏君聖武臣畫一兩不如句酣歌弄白日

相君刀筆未有奇膠西長老稱宗師兩生堂堂牖下死
相君空爾為

穎陰侯

美灌嬰也嬰與齊襄王連兵於外故產祿之謀
不成

穎陰侯為呂亦為劉滎陽一出仍逗遛滎陽下為劉不
為呂南北兩軍同有主呂家寶玉摧為屑臣功得比清
宮列高廟神靈再悅康九州未見炎精缺數千年事屢

膠轄饑鷹在臂隨人掣君不見關西男子稱雄傑力掃

義兵看國滅唐亦有人誅敬業

韋孝寬破尉遲迴而楊
堅之篡成魏元忠破徐

敬業而武
璽之勢固

刎頸交

責張耳也耳餘為刎頸交同立趙王歇及耳餘

相惡耳從韓信擊破趙斬餘泝水上追殺趙王

襄國

刎頸交生年單賤稱雄豪千金購老百金少兩人心知

各相笑雲起龍驤愚者驚為陳為趙皆縱橫監門憂一
死河北怨一生將印爾何物千秋破人情泝水義兵誠
失策兵敗猶令廣武惜信都趙後襄國俘生者獨慙廝
養卒

平城苦

譏漢高帝也帝自平城歸始以宗室女為單于
關氏元封中再以宗室女妻烏孫皆從其國俗
平城苦平城苦七日不食能穀弩圍開一角幸有神女

嫁蠻中不猶愈錦車千乘送蛾眉玉顏羞殺輿中姬
雖已羞漢未足烏孫又聽歌黃鵠

長沙歎

譏絳侯也絳侯讒賈誼而信袁盎

仕宦去無中人不如車戲雜風塵上書去無相憐不如
嗇夫立園邊男兒有才曜奇世誰識公卿是軍吏蒙君

讒救君死

人告周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無事
誼上書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

君心

乃在安陵予噫吁噫舌來樹人多樹棘棗樹懷赤心獻

君君不食

首鼠行

譏韓安國也安國辨魏其田蚡事實陰左田蚡
魏其是丞相否壯士何須問杯酒丞相是灌夫族東朝
正爾憐骨肉當年鼠首何曾兩丞相車中怒鞅鞅五百
遺金事已往天下何人絕朋黨

舞陽君

惡女謁也何進異母女弟為靈帝后母號舞陽

君進欲誅張讓等舞陽君數受宦官賂遺為其
障蔽進遂遇害

舞陽君家屠羊女入宮暴貴強出入金閨游紫房幸依
省內安能忘家有將軍讎段張洪爐不鼓毛髮長張氏
子婦何氏殃虺分兩頭相齧傷昔年文母為妖祥今由
南陽國再亡鈎弋之誅誠則剛漢家英斷歸武皇

哀趙郡

惜北齊趙郡王叡也叡欲出和士開為士開所

害死於忠也然敵嘗與士開譖殺河南王孝瑜
兖州刺史即日發領軍意氣何輕忽珠簾美女聊相給
入宮仍似握犁時數行詔下誰相雪昔何宿留今何決
餘珍肯受生者慙死者無聲獨流血華林園良有以死
見先王誠已矣冤魂莫恨劉桃枝請問西華門外水

秦王府

責房杜也秦王世民殺建成元吉房杜輩成之
李靖李勣皆不與

秦王府中力士舞君有父兄臣有主金高南山視如土
拳毛駿馬來揚揚昔年射賊餘大黃一矢痛入慈父腸
地下宮中恨無極房公杜公皆有力千古獨誅亡賴賊

袁氏歎

譏劉表也表貽書袁譚袁尚諫其兄弟間事甚
切至然詒謀不永後世卒與袁氏同轍

帝昔有二子關伯與實沈其居各參商其釁日相尋降
生冀州野厥名尚與譚叶交臂仇蠻邦留首戈戟林百

戰虧股肱一朝竝為禽
明明劉荊州憤踊進良箴
豈知高樓上冢子已悲吟

許氏客

美許貢客也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客亡匿
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策遂卒

江東獬兒勇如虎身騎駿馬手擊鼓朝衝強陣偃朱旗
暮奮雄譚搖白羽許家奴客草中來飛鶻猛射金甲開
一死為酬吳郡守九泉不避孫文臺君不見橋邊豫子

聳長劍五起不成衣血濺又不見河南小吏懷霜刀閤
中董卓怖欲逃此劍此刀不常有阿瞞老死紅顏手

羊氏女

醜羊后也后以高門之女嘗母天下乃至失身

劉曜極詆司馬家兒其遺穢青史視南風殆有

甚焉

南風吹塵塵暗天洛城犁作黃沙田宮女如花委道邊
金墉天人亦瓦全姍笑司馬兒輕薄時世賢八字青蛾

點新粉半生博得新主憐君不見龐娥親報父冤孫翊
妻殺戴員健婦之名千萬年

渡瀘篇

美諸葛武侯也客有譏侯者曰何不徑伐魏而
與南人相持余曰蜀之南蠻猶吳之山越也山
越不賓則孫權不能不屈膝於魏南蠻不服則
武侯不能不稽討於曹出師表有云思惟北征
宜先入南然則渡瀘者伐魏之始也

三方鼎立英雄爭瓠壺夜縛成都驚丞相渡瀘瀘水清
有蠶可市刀可耕萬井燒鹽印火赤丞相自臨添火色
五丈原頭星化石薄田十頃桑八百

別主歎

美徐元直也元直事劉先主其母為曹操所獲
因辭先主而詣曹

報讎讎已已讀書書已精結交天下士仗劍求明君天
翻地覆龍戰野疎巾落落輕中夏同心但識鳳與龍國

士誰論陳共馬俯首看心心未變去住君親兩悽戀君
恩莫謂不如親放歸母子重相見古今忠孝全者誰羔
能跪乳烏能慈願向邴公求上藥莫令天水寄當歸

海東操

美管幼安也幼安居遼東廬於山谷晏然若將
終焉公孫度父子前後所資遣皆不受晚而西
歸魏氏屢下璽書徵之皆上書固辭

海水兮羣飛亂離斯瘼兮吾將疇依夷叔高慙兮柳季

已卑吾奉先人之烝嘗兮吾不敢受人之食與衣

惠風歎

美愍懷太子妃王氏也妃太尉衍女字惠風劉
曜陷洛陽以妃賜其將喬屬妃義不受辱遂死
之

天家婚絕哭未絕離石兵來汚宮闕青宮元妃太尉息
齒劔如歸寧事賊君不見清酒三升書一紙天高漫漫
白沙起路人愁歎金墉前還聞勸進排牆年此翁此女

何天淵

悲臺城

譏梁武帝也帝雅好奉佛其築淮堰以灌壽陽死者蓋數十萬人

王鸞譽譽夾路守帝在講堂僧衆走千緡足陌贖不回幅幅詔書稱頓首石頭城北火酣酣歲在丙寅八十三內科罷供春殿閉鷲飛草長愁江南古來南北本無別不獨涅槃經內說君不見長淮築堰時壽春百萬為魚

驚

王公怨

責謝朓也王敬則女為朓妻朓告敬則反後朓
為江祐構害歎曰天道其不昧乎我雖不殺王
公王公因我而死

拍張王公心不平兒曹彈作懊儂聲東牀快搢文賦手
告變歸家慙見婦婦欲復讐讐未復尉羅高張廷尉獄

朓詩寄言尉羅
者寥廓已高翔

吁嗟乎三代史中君不遺

朓臨終語門
賓曰寄語沈

公君方為三代
史不得見遺

三代史前君所知生受交親死無負藥

布向雄皆我師

胭脂井

弔陳後主也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日與
張麗華孔貴人等游宴及隋兵至乃逃於井

臨春閣高雲不流仙女亭亭居上頭挈壺掌事斷更點
凝情轉態無時休百舌黃鸝嬌欲語六宮詩學江郎體
蠻牋照映珊瑚鉤玉樹陵臨文石陛日旰隱囊停細腰

百司奏事紛牛毛手披目覽隨所遭迴身拜謝君王勞
吁嗟長江古天險齊兵周兵君莫管隋家伐鼓轟如雷
不似後庭歌曲緩緩歌曲待兵來胭脂井裏沈青苔家
亡國破不可道故宫秋雨凋官槐

石頭城

譏褚淵也淵受宋明帝顧托賣國與蕭道成百
姓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石頭城高百尺黃襪岡付巾幘露車行逢七夕司馬門

稱定策保妻孥輕竹帛銀柱琵琶在誰席山中何郎笑
格格美鬚髯竟何益

汚貂行

譏齊明帝也武陵王暉無寵於帝嘗於御坐曲
宴醉伏地貂抄肉裨帝笑曰汚貂對曰陛下愛
其羽毛而疎其骨肉

大官一拌肉王子千金貂貂汚猶可易忍疎骨肉愛羽
毛莫起後堂山莫射東田鵠剖心置地中何異數筋肉

君不見蕭家挺藕與杯漿不問典籤不得嘗累葉紅枝
皆自剪臨湘別自有蕭郎

禹川人

哀張彪也彪初在若耶山為羣盜後奉表梁元
帝及陳文帝據震澤將還據會稽彪部將沈泰
申進等叛之彪遂敗走獨與妻楊氏及一大黃
蒼入若耶山中陳文帝遣人殺之欲迎其妻其
妻誓死不辱遂許為尼彪友人陸山才嗟泰等

背叛刊詩吳昌明

云

云

若耶壯士七尺身生死為梁不為陳雖然不及陳興國
亦是當時雄傑人萬騎翻城多部曲潛身獨上山巔宿
夜半火來爭斫頭黃蒼驚叫青蛾哭一哭田橫命何短
再哭人心不如犬

會稽隱

詠夏統也統會稽人隱於海濱晉史載賈克遇
統其事甚奇

會稽先生隱空谷不笑不言心若木
竭來市藥洛城遊
城中衮衮多王侯曹馬自爭儂自隱
濁河清濟不同流
水嬉未罷狂歌起一合乾坤驚不已
晉朝太尉面如灰
載得旌旗愁落水太尉魏臣還
晉臣子胥之曲聞不聞

余氏婦

美節婦也建州余洪敬妻鄭氏為南唐將王建
封所略不屈以獻查文徽文徽欲以薦牀席鄭
氏以大義責之文徽慙乃還其夫

烈烈建州婦奇節天下驚乍可克庖死難為薦枕生將
軍按劍光如水欲殺蛾眉翻自耻幾回齧斷無奈却
付薰砧歸故里道傍愧殺無限人辱身未得全其身

念家山

弔李後主也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

家山破家山破宮中一唱還衆和霓裳曲霓裳曲古時
聲慢今時速今時江水古時流六朝不見令人愁新音
繁手椒房出花翻葉落如清秋樂工曹生空按譜不比

中宮邀醉舞舞殘金縷葬娥皇玉環在臂留悲傷民間
傳得家山曲處處歌塵繞畫梁妖淫感召兵戈起興亡
只在聲音裏吳苑荒涼走麋鹿石頭蒙冪生荆杞此時
的的念家山宮娥散盡無人彈長江遍是黃花水春夢
悠悠只暫還

蚶蚶磯

傷汪台符也台符歛人有王佐材以書干南唐
烈祖為宋齊丘所忌使人誘台符乘舟痛飲推

沈石城蚶坡磯下

蚶坡磯水瀾瀾磯下醉翁呼不起曾持牋上雨行書寫
出胸中萬卷餘長揖陛前論管樂立談當世比嚴徐生
平奴視九華叟老語槎牙肯鉗口屈原漁父兩冥冥翻
憐君醉人盡醒君不來兮醉亦得不見西山漁釣客

同時

陳陶亦有台輔之器以齊
正忌之隱於西山後僊去

四言

題程孝直蘭卷

倚與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花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
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陶菴全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陶菴全集卷十

明 黃淳耀 撰

和陶詩

和飲酒二十首 并引

辛巳冬杪客海虞榮木樓賓客不來霰雪蕭然
惟蘇氏兄弟和陶詩一帙連日吟諷因舉酒自
沃次韻飲酒詩如左蓋亦陶公所云閒居寡歡

紙墨遂多者也

我生勞造化如器陶埏之一入圓方間永離胚渾時縱
心觀虞唐履運傷今茲憂樂兩糾纏孤胸積羣疑沃以
一樽酒形影相攜持

平生麋鹿姿結愛林與山誤懷濟物心汨沒俗中言一
經如法律亭疑三十年彼哉曲曲學生功名已流傳

鍾期不常有我自得我情營道亦干祿入世仍逃名蕩
蕩宋華子莫知魯儒生如醉被雷燒此骨不受驚清狂

幸如初巖岨將何成

飛鳥銜我髮是夕亦夢飛飛飛遭金九翼塌心中悲車
前有役夫夢醒心依依憶為南面王悔使魂魄歸夢覺
兩相羨更迭為盛衰未辨覺非夢飲矣休猗違

朝光入山樓棲鳥已驚喧攬裘曝新陽暖氣無頗偏仰
視天宇清得我簷前山山中出岫雲變滅何時還我心
正惆悵默與風鈴言

聲明而瞽聰尚存一者是是非兩變易乃復成譽毀深

居觀物態至竟爾為爾蚊眉棲蠅螟厠床幻錦綺

挂書在牛角仰面思豪英虎爭一鴻溝割棄父子情舜
禹安在哉所持奪與傾蕭條二十年不見岐陽鳴痛飲
呼豎子斯人豈狂生

白雪艷清冬流風送餘姿梅花獨先覺蓓蕾動高枝巡
簷一笑粲所得乃經竒草木有雕鐫我心無思為一悟
衆妙門曝然脫馬羈

吳趨百貨集日中市門開輕重各相得龜貝俱滿懷一

夫懷尺璧堅臥與時乖問子何高尚又復非巖棲什襲
誠已勤不如薦塗泥荅言萬乘寶貴與連城諧捉裾使
爾觀我寧懷寶迷一市更俳笑拂衣我將回

北山頗孱顏陟自城之隅風急毛髮寒四顧多荒塗一
笑語山英我至爾勿驅逝汲清冷泉澆此憂患餘高棲
斯可約豈必神麗居

戰伐揚兵塵饑荒殫行道懷哉漆室憂髮白豈待老酌
此三雅盃如雨洒枯槁枯多雨未足一溉色亦好丹砂

何時成天地秘鴻寶置我塵壒間商歌望八表

萬馬脫轡頭豈有獨立時舉世尚鞿悅我亦繡其辭顧
念古人心將無不在茲微言較分寸中蘊邱山疑長嘯
上東門恐為時俗欺安得蓋世雄障江使東之

醉鄉無町畦我亦踐斯境陶令終日醉次公終日醒醒
醉盡稱狂醉者得要領生年鈍如槌觴至便脫頰猶嫌
醉鄉人身後名炳炳

我從膠水來新知喜我至我從琴川歸故友邀我醉新

故兩相於何獨安即次本追河汾游不慕主父貴至言
如醪醪咽之有雋味

逾壯添一丁酒徒飲我宅醉歌尚盈耳殤去杳無迹古
來大聖人乃衍螽斯百豈無襄陵鄧亦有香山白此理
茫昧然而我何歎惜

我有小弱弟授以田何經經史略上口羽毛新欲成與
作百里別每歎寒暑更嗟我貧負米嗟汝勤趨庭祝汝
勿學我赤霄奮雄鳴孤雲飛寒原鵲鶴有深情

至樂走馬獵好之能發風君看日月耀自在金庭中聖
人守中規塞極乃得通所以苦縣言天道猶張弓

少小味義根探珠云可得歲月難把玩冉冉向不惑墜
緒既微茫賢關屢開塞一室且蕪穢况乃活邦國逝將
畊守田稼穡在玄默

我友兩三人天枉皆未仕覃思頗追古苦節洵求已彼
貽君房言我懷貢公恥何知彈指間相率赴萬里使我
為塗人學問失綱紀老驥疲欲休脩畛浩無止俯仰百

慮煎耿耿或可恃

我愛陶夫子逸氣含清真遺民耦柴桑默語如飲醇有
時荷鋤歸悅喜良苗新薄醉便忘天急觴欲推秦後此
李謫仙胸中亦無塵王侯輕蟬翼紀叟獨殷勤以吾學
二子頗覺風期親有如桃花源漁子能問津傾壺就釣
碣漉酒栽疎巾安用聖人為臣今中聖人

和形贈影

海鯤能化鵬麥有為蝶時當其鵬與蝶故吾豈戀之如

何我與爾百年拘繫茲雖非膠漆堅坐臥如有期不見
爾去我爾又無留思日月兩跳九俯仰情悽而去去躡
紫庭愆室恐受疑屋漏如可葺為我商一辭

和影答形

一鏡持照君盡見君妍拙餘鏡復照我鏡鏡皆肖絕君
我同鏡華等無可喜悅念居歷劫中幾聚還幾別君顯
我之明君隱我之滅終無至人術水火不濡熱感此相
因依微分為君竭木葉將斡殼一視無優劣

和神釋

我在天地間肖貌則斯著刀亡利可滅我獨無新故譬
造土偶者泥水相依附泥潰復歸土曾聞昔人語今我
與二子假合為同處我動爾豈知爾行我仍住生滅一
曙間那復由氣數多君束縛我遣作閑家具冰炭成哀

樂波瀾生毀譽如今棄不將不待將不去

禪家有死時
將不去之說

猛虎在山林獨往無怖懼至人如孩提不學無不慮

和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口號

崑陽
舟中

過雪
作

歲暮多烈風同雲復冥冥
迢迢百里間亦似千里情
憶我寒梅花茲晨笑柴荆
喧啾下鳥雀剝啄來友生
豈知孤蓬下一笑雙眼明
泱泱文澌流遙遙巖岫平
舟重既晨發路迷且宵征
所欣豐歲祥農扈可以耕
兼悲凍死骨不見蔓草縈
一觴酬袁安媿爾千秋名

和與殷晉安別

送天河令
徐孟新

臨歧多淡然別後心長勤
况茲萬里游隔我平生親
綠

紛入膠庠得子成芳鄰俛仰二十年不異夕與晨循道
豈有殊眷此行藏分我居子獻策荏苒踰冬春人歸筮
盍簪客去詠停雲章縫及銅墨笑談阻清因所願酌貪
泉不改吳生貧上言敬皇休下言撫烝人

和于王撫軍座送客

再送徐孟新

我昔遊西江春盡花草腓竹間墜猿狖木杪聞催歸子
今行此道我夢猶依依夢中與子行既覺乃乖違交淡
欲無言事歡宜塞悲羣龍今滿朝火辰揚其暉羸糧兼

策馬尚恨功名遲贈子青蘭花以當瓊玖遺

和荅龐參軍

三送徐孟漸

宜陽蠻蜃國頗習中州言蒼山擁縣城隱几如邱園
閑咀馬擯擲靜詠春陵篇喧喧銅鼓中琴歌獨悠然我欲
往從之奮飛無階緣竹聞嘉政聲憤懣當一宣我家老
涪翁清風滿江山將子留妙染餘事垂千年

和乞食

方朔雖長身侏儒頗笑之貧欲去揚子避席反遜辭嗟

余累口腹此日貿貿來堂下
設簾食筵前置殘杯對之
駢我顏強詠衡門詩事事遜淵明
獨如彼寡才才拙性
復剛我窮真自貽

和連雨獨飲

影與我為雙無解此
恍然孤斟勸我影終勝
監史間缸花豔深杯
起舞聊偏僂欣感兩何
為我上不有天天豈
讓一夫久處安排先
乘流且安行遇坎當
徐還庶幾風波中
養此草木年不見
桃李花去去無多言

和詠三良

忠臣死社稷忽若鴻毛遺不聞棄髮膚下薦螻蟻微堂
堂百夫特殺身奉恩私清血沾便房游魂依總帷小節
亦何有君德良已虧不見蹇叔徒黃髮各有歸蒼然墓
木拱死豈忘塞違遺風既慘黷容悅更相希詐泣與佞
哀生作牛山悲吾誠愛吾鼎不願衣人衣

和詠二疏

仕宦如飲酒酒半當辭去環坐式號呼寧復有佳趣二

疏昔在漢抗志黃鵠舉天子重元寮儲君惜賢傳蜚遞
竟超然歎息動行路便便夸毗子登隴左右顧進慕鐘
鼎羶退邀朋黨譽白首纓華簪此豈真急務陶公棄五
斗千載符風素高車感傾覆曠語發深悟伊余老匹夫
無復羈縲慮富貴倘不免斯理久昭著

和詠荆軻

六國本蚩蚩弱姬而為嬴前鋒指督亢太子呼荆卿雪
泣視日影戴頭入咸京金注豈再擲不待彼客行秦強

資盜馬楚霸用絕纓取士以度外能屈四海英憶昨燕
市上劍歌有雄聲狗屠與漸離皆足托死生拈掇苦不
廣自致七鬯驚丹誠味大計軻亦負虛名客中有此奇
寄在何門庭早進黃金臺當值數十城在燕非一昔臨
發乃經營豈惟劍術疎好謀不好成千秋博浪推一擊
非凡情

和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舍弟偉恭初為
博士弟子作此

示之

毛義非通人意與當世絕撫茲劬勞願衡門未能閉寄
食漂母餐養高袁安雪進退欲如何終然抱孤潔今朝
講肆開俎豆為爾設躑躑媚學子游戲亦可悅所願遵
周行前修有芳烈既擷三春華仍存貫霜節吾衰甚矣
夫邱園將牧拙不見同人爰語默本無別

和荅龐參軍

送侯生記
原游北雍

養真衡茅我讀我書瑤珠玉璇斐然清娛豈無雅曲駭
彼爰居子非侯芭載酒我廬子有羣從維席之珍穆穆

醇酒不可疎親草木同臭矧伊詰人一室邈然天涯比鄰嘉運邁會撫情孜孜天關既開將子謁之策爾名驥陳我侘詩嗟老羞卑亦匪我思緩子旬日終當離分子過行矣謝感招欣屹屹燕臺亭亭吳雲豈必風翮嘉聲遙聞八音綢繆黃鐘獨鳴臬盧先得陋彼撩零祈祈國曹集於上京鵲起爭高龍盤靡寧陶陶朱夏颯來雄風六翮既齊在盈宜冲抗手一揖鼓琴三終爰贈爰處各敬乃躬

和讀山海經 十三首

陶詩多遊仙語坡公讀抱朴子和之余讀陶隱
居真誥有感聊做兩公之意

今日晝景清雨翻蕉葉疎真氣一回薄虛白生我廬
緬懷千載人噉記得竒書中苞仙五品傍載鬼一車華陽
有高隱靈筆動記疏開帙再三歎我豈火宅俱願學張
激子闖然遇山圖慧業有先後精誠或相如

隱居高蹈士長揖賓龍顏靈風結遐想駐彼無窮年千

秋征虜亭不遠句曲山吾欲劇醪醴誰當餐至言

我聞興寧中龍書滿山邱許君及楊羲靈氣相與儔真
經有淵源此書導其流逝追長史轍改字為遠遊

仙人紫清妃偶景匹陰陽假合夫婦名二曜同久長凡
夫想搔背終不見神光咄哉張陵術誤人亦與黃

短世積悲愁愆房生愛憐舟車載人罪送入羅鄴山高
真發慷喟嚙嚙有苦言世智等蜉蝣不思龜鶴年

吾家子陽翁服餌蕪草木頽齡九十餘忍死臥空谷朝

剝桃皮食暮赴黃水浴丹成入霞門玉晨光照燭

阿映初得道百鬼來太陰周魴嚴白虎捕詰紛如林人
馬忽驚散空中有佳音火鈴是何物旌此勤苦心

荆棘滿人世中藏火棗長剪棘出火棗啖之亦尋常鸞
音唱作曲鳳腦剖為糧來去若飛鳥遊戲天中央

天地昔崩分英雄競馳走秦項與曹劉百戰爭勝負下
視山澤臞渺然亦何有豈知賓四明坐落此曹後

琅花非一葉丹壚滿山海散形入空虛無在無不在十

試一不過退落俄成悔風火誠可惜日月不相待

仙釋本一機如月在標指因煩而領無此事出生死內
欲存中黃外不遺踐履三官倘鈞考慮皇信可恃

青烏本凡材朱狔實賤士直以辛勤故飈輪為之止高
人體蕭蕭視彼奴隸爾有心如右英得不許斧子

浮世真肉人前身吞仙才清都有朋舊聯袂望我來歧
塗與素絲舉目堪疑猜過此少味矣我生豈徒哉

和遊斜川

遊桃源
觀水作

山行無前期佳處輒小休愛此巖壑名慰我寂寞遊
緣一水曲目運心自流洄洑類修蛇呀呷如驚鷗尋源
忽而止惆悵復經邱邱中戴勝鳴關關互相儔農歌隔
田水此唱疑彼酬丈人吾師乎知有秦漢不枕流雖未
能樂水且忘憂顧慙濠濮趣天機猶外求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并引

沈生隱居城南有地數百弓鑿渠通水雜植珍
木余與唐陳二三子以春晴訪之留飲海棠花

下遙望夾岸桃花與平疇相映悠然樂之因取
陶公語名其亭曰懷新并題詩二首而去

在昔聞桃源漁人一來踐躡尋久未得愴恨豈能免番
番市南翁迹邇心自緬力穡同齊民傳家師上善手植
千樹花春至令人遠我行流水上心蕩不知返游侶亦
相忘緣源弄清淺

舊穀滿場圃知子良非貧糟牀注春醪酬汝四體勤開
軒一笑粲莫適為主人薜芽花乳香繪縷銀絲新咄嗟

行酒炙童僕皆欣欣中原有格鬪行子勞問津不能濟
時代甘與農圃鄰逝辭謝景夷來就劉遺民

和止酒 并引

與偉恭共申戒殺之禁因戲和陶公此詩詩中
有云好味止園葵是公亦學佛作家

昔和岐亭詩見殺即勸止欲將不見聞攝入見聞裏邇
來縱鸞刀老饕何氏子譬彼剛制酒觸酒復歡喜默思
喪亂來冤魂呼不起糟猪恣咀嚼舂磨無天理

朱槩云
醉人肉

如稽猪黄巢
有春磨寨

是生皆惡死何分物與已已物既不分微

命亦同矣斷殺有頓漸

梵網頓制鹿苑
以來毗尼漸制

悲力無涯淡從

嘲儒入墨殺牛遜禱祀

和停雲

黃文旦敬渝楚產也談理性之學兼通世務以
計借路阻紆軫過畷抵掌而談有詩見贈於其
行也和停雲詩荅之

密雲在郊惜其思雨瞻望金臺道路修阻傾蓋得朋孤

琴載撫爾駿既停我輶斯佇有晦者學千禩冥濛我障
我疏如彼河江月出皎兮談話西窓抗懷古初掉鞅以
從春葩曜林秋喪其榮子落華芬孔思周情於古有言
斯邁斯征尊聞行知以勗鄙生水有澄波松無改柯輿
衛具矣式鳴鸞和嗷替蒼生望子實多我亦枕戈如祖
生何

和示周掾祖謝

夏鎮謁先
聖廟作

此邦本尚武絃誦亦可欣投戈拜宣聖感彼歌風人

地屬

徐之沛縣有漢高帝遺跡

我來訪遺黎兵烽歲相因膠鬲隔荆杞狐

兔競來臻豪聖兩歇絕英圖竟無聞延頸待賊刃拜跪

良已勤

土人云今年流寇以三四騎穿土城而過居人奔避不暇其不及避者皆長跪受刃不復敢以

一矢

吾聞古黔夫牧守祭四鄰淮海未云晏浩歎黃河

濱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并引

過武城泊甲馬營驛村中私米已熟居民頗有

樂生之意偶至野老周渭南家與之談有足異

者因誦陶詩云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次韻

以贈渭南

客行倦永久晨夕無可書此鄉風土佳宛爾吳會如青
藁繞場圃皂榭垂交衢中藏十畝園溝塍自通疏主人
種瓜者銀青莫肯紆丁壯合二耜兒童課三餘我非賈
大夫思與季子居冥飛學歸鴻樂游隨鯨魚不知誰迫
我心跡乃爾拘驅驅黃金臺愧爾南陽廬

和九日間居

癸未九日寓京師和陶九
日二首寄偉恭及諸親舊

羈心如秋草方枯已旋生良辰過我前端憂乃無名厲
厲驚颺巖皚皚山雪明朔鴈流寒影邊鞞動悲聲古之
豪俊人感此多促齡我獨胡為爾樽開且徐傾平吟懷
惠連默對思公榮知音不在側何以訴中情願為雙飛
鴻羽翼不可成

和已酉歲九月九日

晨風歛北林好音時一交聽之忽不樂庭柯已秋凋搔
首望薊邱策馬欲登高終風捲蟲沙萬里曠璇霄沈歎

自騷屑斗酒蠲煩勞酒半生清悲焚我腸胃焦遙遙知
此心獨有五柳陶浮名棄之去千載同今朝

和贈羊長史

請假南還經樂毅墓
作貽同年二三子

七雄昔橫驚君臣相詐虞明明望諸君丹青照遺書金
臺久摧塌邱隴存舊都孰云土一抔峻截不可踰我來
觀國光艱難撫皇輿寤思明義存寐與精誠俱南轅過
良鄉拔劍心躊躇騎劫今在軍巖疆定何如乾坤日蕭
索江海多榛蕪問誰列周行翕習乃多娛壯士方虎步

廟謨慎勿疎西當封嶠函南請懲荆舒

和還舊居

俶裝已傷離望門反愁歸我生如波瀾流坎皆可悲潛
身學閉關卷舌謝百非玩思天地心編刻古所遺真交
二三子相見語依依譚諧未及終急景已相催萬境如
簷花當盛便有衰童子勿弄影憂樂付一揮

和歲暮和張常侍

寒夜與所知者小飲

朔風鳴枯桑寒冰合井泉萬物皆知時夫我獨何言翳

翳掩蘭室心思擘已繁故人一來斯音旨良未愆問訊
我無恙單車度千山笑指青鏡中攜此白髮還暮景來
飛騰儒墨兩徽纏坐忘先師訓無聞送華年逝水味還
期菁華知暗遷一觴且盡醉醉醒兩茫然

和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送侯生
智舍看

梅西
山

西崦有佳花首春烟霧積良遊阻塵鞅耿耿懷在昔野
寺流晨鐘雲林矯風翮湖山光皎鏡千里如不隔之子

天機深平吟謝形役一持金石韻如與清賞易幽悰方

惓勤况復甃離析寄言山中人參取庭前柏

山中有僧
談臨濟禪

智舍將
從參學

和詠貧士七首

平生蹈孔孟遇物心依依孤燈倚空壁思借寒女輝力
少意自多如走不逐飛盛夏賦行役凌冬復來歸崎嶇
何所得所得寒與饑逝展丈夫雄永釋兒女悲

我興曠古懷不見義與軒章韞豈不好未能易邱園疲

馬愁路歧破劍銷炎烟曷以抗老饑道書讀且研南鄰
不厭余講德有微言原憲蓬蒿人誰謂賜也賢

孫登彈一絃陶有無絃琴宮商雖囋嶮千載流孤音客
有為余言枉尺蘄直尋軒渠聊對客酒貴吾不斟亭亭
山上松高節為衆欽孰云異語默而不同此心

朝得故人書緘題日在婁

鄭同年
寄書至

開緘醕十觴天末遙

獻酬杞國憂天傾婺婦恤宗周哀哉許汜輩迺懷田舍
憂赤風蕩中原飛鳥亡其儔傾筐謀一醉已矣慙苟求

坎坎伐檀者乃在河之干山榛有深思退隱於伶官吾道若拱壁豈以買盤餐應知賢達人亦迫饑與寒清風灑空虛永慕陋巷顏猪肝累鄉邑去去之河關

落花墜茵席其半隨飛蓬繫豈賦命殊無心成化工絳灌排賈生何侯薦兩龔得失自在彼屈伸將無同默思塞翁旨固窮有餘通逃富豈情歟執鞭未可從

好遊非蜀巖亦歷四五州出處雲無心頗與簾肆儔滅釜燃孤炊投錢酌清流我生如百草遑代春雨憂客來

仰屋梁有語多不酬問我何苦心居貧宜進修

和雜詩十一首

刮風吹南山化作海底塵四大互騰轉忽然有我身狂
馳百年中擾擾分怨親豈知冰炭懷靜與虛空鄰有生
會歸盡有夜會嚮晨星燈兩翳幻吾將問化人

精衛何其愚填海欲成嶺夸父持杖走猛氣逐日景彼
為不可成至竟同灰冷余持一寸膠澄彼江漢永鬱儀
扶陽烏螢尾滅無影儒門誠淡泊分道貴同騁身中草

賊敗信矣烟塵靜

細物有蚍蜉撼樹不自量下士笑大道如路擬諸房翼
然望觚稜何者為中央河汾稱釋迦龍門紀伯陽信美
未探本多歧誤羊腸

夸者爭榮名幾人能至老孔翠傷其尾明膏不自保中
台星未圻金谷酒將燥此時褰裳去豈非見幾早咄哉
彼蜣螂九糞死猶抱相牽入禍門歎息復何道

拔劍登高臺曠望悲楚豫誰為虎傳翼餒肉使騰翥厚

下有長策兵食急可去如何截足趾而為適屨慮維水
載覆舟民情兩相如奔鯨挾駭浪跌蕩安得住平生湖
海客高臥恐無處棟折將壓人國僑能無懼

醜者自云妍言醜輒不喜撫鏡百醜呈何與言者事刀
蜜不可嘗諫果有深意古來苦硬人我獨不相值飛光
轉簷宇流暮何其駛四十嗟無聞百念都棄置

正風何沖融楚騷淺以迫元封逮建安祖述遞阡陌波
瀾漲庾鮑首帥雄甫白崎嶇文章境坐使堂與窄吾觀

道與文不啻分主客永言思無邪性情有真宅

漢儒于六經寢食猶農桑千百存什一驕馭米與糠後
人恣揀汰適道資羸糧回幹倖雲漢條通儷陰陽我耕
君食之此意勤可傷側聞斲輪言冥會神無方林中日
觀易如舉瑤池觴

昨預曲江游龍樓拜玄端有詔推史才慙愧丘明遷貞
女恥自銜硜硜已華顛我豈利齒哉名可噉而滄東方
隱金門麗蘊空世緣季孟參處之志在淵明篇

高人夏仲御木石隱會稽兒撫賈太尉拂衣歸蒼崖阮
公稱曠達奇志寓詠懷竟造九錫文此穢天可彌君子
終日行不使輜重離應龍潛玄關曷識剪與羈窳乎飄
風旋不消還不虧

鑠石始南薰折絲始微涼秋鴻隨陽來春鷺定巢梁詰
人見未形如矢來無鄉風詩戒綢繆周易謹履霜此意
久欲吐復恐吾言長

和歸田園居六首 并引

余欲耕無田欲灌無園偶讀容城先生和陶詩
云安得十畝宅背山復臨淵是亦貧者之作也

因本其意和之使偉恭諷於座隅以為嬉笑焉

家無環堵宮

余隨家大人
所居以居

所至思買山何異俟河清人

壽期千年安得如古人采山復臨淵敬受十賚文賚以

北阪田巖棲高百層老屋餘三間湖江流東西竹木紫

後前中央置講堂文史浩如烟歌風復蹈雅樂死忘華

顛此意思蹉跎飛光去閑閑畫餅不可食詎諧聊復然

捩馬貪棧豆至死困羈鞅涸魚縱老湫豈復有還想物

性限通塞詰人矢長往逍遙漆園吏簡潔彭澤長

顏延年陶

微君諫庶深簡潔

天全不求鑿性褊聊自廣脫略世教外報我

以鹵莽

菊潭有甘泉飲者壽古稀華陽有真境遊者愴忘歸安
得乘飛輪靈風卷行衣選麗盡所愜研神永無違

村毗不解事妄意城市娛豈知金閨彥亦復懷村墟超
遙至人心適我成安居視世等塵露視身同楸株樂是

蓬蒿間中心常晏如東鄰牙籌多西鄰木石餘雅俗更
相詣至竟皆空虛爾有倘非有吾無豈真無

天道夷且簡人情險而曲乘雲招松喬高屋翹吾足

蘇軾

詩翹足高屋
下見羣兒

柴桑有深意會者唯玉局酣歌豈足恃日

月如轉燭冥靈忘春秋朝菌限昏旭

吳山如好女姿態浮綺陌往買二頃田飲河心易適梅
開玉雪眩楓落霧雨夕五湖白浩浩攬取入簷隙花鳥
吾友于文賦爾僕役野老課耕牧家人勤紡績此意信

悠哉夢遊果何益

和擬古九首

嚴雪秀松柏勁秋凋蒲柳貞
脆各有終金石獨堅久鬱鬱
復鬱鬱起坐思親友出門無
所見入室斟吾酒山川多白
雲契濶兩媿負非無千黃金
不敵寸心厚寸心豈云多市
道迺無有

朝見東日昇暮見西日終
咄哉宴安毒懷之劇兵戎大
禹惜寸陰卓為天下雄千秋
長沙孫榮木悲勁風往古

去不極來今浩無窮詎忍學草木悠悠時序中

亭亭采桑女清光映城隅羅衣形纖手皎若春莢舒芳
風何飄颻薄暮歸重廬行子皆歎息願言與之居空簾
隔星漢白露委靡蕪淵意不可道蹇修定何如

步上姑胥臺悲風來大荒古墳何嵯嶢下有黃金堂寶
衣化寒灰月露浩茫茫前朝割據時復作繁華場侯王
及廝役聚斂歸北邙感此拔劍舞青山為低昂秉燭方
視夜歛忽明東方我非好名人亦起羊公傷

秦王索趙璧舉國莫能完相如脫殿柱猛氣衝危冠歸
逢廉將軍煦嫗有好顏兩虎不私鬪九泥封函關奄奄
曹李徒竟死持兩端如彼千歲狐伏匿辭抨彈道遠識
良驥鳥多知孤鸞惻愴無衣子誰為共歲寒

弱年見承平自謂長如茲一從更事來世已非前時雕
虎橫井陘黃流混澠淄仗劍出門去行行復狐疑路逢
季主儔問彼龜筮辭龜筮不我告龜勉自研思仁義心
所安皇天吾不欺瀉水置平地東西任所之撫琴操猗

蘭亂之以侘詩

華月漾閨景絲管含清和美人如飛鸞楚舞能吳歌
歌竟蘭膏滅永夜歡情多嚶嚶巧言烏榮榮朱槿華華落
烏飛去欲豔其如何

萬物互膠轕至人獨天游太倉含稊米稊米含九州心
棲無何鄉風定水自流纖塵點靈臺蔽翳同山邱堂與
開西竺合轍推莊周斯言有妙理當以寂寞求

吾友夏子云列

子近仙莊
子近佛

崇蘭有遺芳幽谷行采采斯須落鮑肆生覺清芬改脂
車適崑邱檝舟濟滄海日短道路長况復堪久待潔清
存靈神矢之以靡悔

和時運

再游城南沈氏園亭作

翩翩同人藹藹芳朝非駕非舟即彼近郊新萍泛沚温
照凝宵一雨如絲溪卉皆苗悠悠方塘我纓既濯膺膺
清眀載游載矚時節來斯悵如未足寓目成賞式陶且
樂昔經魯邦吟咏清沂古人邈矣浩嘆適歸茝香在懷

獨絃是揮豈有榮名投竿以追班荆蔭松指曰吾廬雉
雖登鷲鷗行炯如弟子撰杖先生提壺物我欣欣一歡
在余

和勸農

維我海壖雜居四民兼貧擅富滑其醇真流庸失業旱
蝗相因易子而食幾如宋人

辛巳歲大荒
民相殺食

稽古農皇爰

及唐稷無有烏鹵而不播殖吉貝麻麥功比力穡孰云
療飢必需鼎食有滄春興膏此平陸牛犁整齊男婦悅

穆隻雞祭社其至磨遂坐賈行商不如野宿博戲誠樂
此歲難久居有僮指出有鄰偶古稱區種十斛一畝棄
稷弗務咄汝游手樂歲厚積凶猶勤匱有匱靡積汝復
奚冀肥磽同疇勞逸異至驗彼收穫惰農斯愧同是烝
民或生邊鄙焦爛有期鋒刃是履此焉不思禍災一軌
爾耕爾畲一變俗美

和移居二首

攜家寓邨
氏鄉園作

我營蝸牛廬君乃推大宅暑借竹柏陰寒庇風雨夕一

從懶情來事事避形役不能理牆屋幸許均茵席身非
漆園吏遽廬如夙昔來此誠偶爾去彼非蕩折

鄰翁天機深不讀書與詩我為道今古耳學頗有之日
出長營營日入無所思青青舍北松識彼年少時見人
無揖讓親踈並如茲祝爾勿入城恐遭童子欺

和和劉柴桑

我經山澤間細行每躊躇今茲荷天力靜寄田園居牆
連友生家竹映從弟廬流水周屋下雞鳴應遙墟間訪

齊民術精微在菑畝井臼時一操習氣通勞劬賓階綠
苔長蕭散禮數無去去久如茲人代自相疏默晒桃源
人衣食煩百須彼居既不出我往定焉如

和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獲早稻

并引

伯父正字先生老於南晦種樹穿池皆有深意
余移居相近日盤桓場圃之間因倣坡公意取
淵明詩有及草木蔬穀者次韻五首以呈

西郊青冥色在此長林端主人未梳頭先報竹平安風

吹雨裏時客來但遙觀獨行籬落中細斬惡竹還今年
驚蟄早筍萌破春寒烹煎雜羹臠饋餉周貧難我來吟
空庭高興不可干橫空一鶴識此清癯顏此君本蕭
蕭與世無相關兩袖清冷風相對亦可歎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獲

旄桃結水濱雀梅出牆隈我涎如饑蛟飽噉兼袖懷園
丁栽接時巧與物性諧澆培三四年根高可棲雞曾愛
花萼好提壺賞周回再來見綠葉節序迅可哀舍南葡

荀藤滿架微花開清香落卮酒玉山自傾頽野芳遞滋
蔓野情無張乖尋玩草木性甘從山澤棲

和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村居如修齋餅壘笑艱窮有時思雞豚往預社案中獨
有三畝園霾靡無凶豐新蕨養耆齒老菲延溫風閉門
種蕪菁可禦一歲終食肉智常昏采山趣彌沖堯禹真
父老未謝玉食隆棄機從漢陰礪齒懷碧嵩

和酬劉柴桑

芝菌含雲氣不屑生道周紫蘭本孤芳抽莖待素秋獨

有大宛麻扶疎繞西疇八穀性雖良能復勝此不

服胡麻能

斷穀陶弘景云八穀之中惟此為良

服食嗤子房赤松豈堪遊

和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芙蓉開方塘晨朝倚輕颺有如翠幕中秦女卷紅衣玄

天一滴露夜氣杳微微浮榮笑朱槿假色羞戎葵

鄭燕云女

人以葵漬粉傅顏為假色

我來高柳陰默坐觀盛衰畏此芳香散卻

扇不敢揮魚鳥日親狎怙悵歸田遲蒲荒菱復少池上

舍空悲

三十一

陶菴全集

三十一

陶菴詩集卷十